

三 通 小 叢 書
平 屋 隨 筆

夏 丙 尊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28

目次

命相家	一
談喫	七
聞歌有感	一二
對了米萊的晚鐘	二〇
誤用的並存和折中	三〇
知識階級的運命	三五
「子愷漫畫」序	四九
我的中學時代	五一
光復雜憶	六三

緊張氣分的回憶·····	六五
一個追憶·····	六九
我之於書·····	七二
試鍊·····	七四
「鳥與文學」序·····	七七
義俠行爲·····	七八
弟弟的先生·····	八一
藝術生活·····	八四
作文的基本態度·····	八七

平屋隨筆

夏丐尊著

命相家

平屋隨筆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飯店。二樓樓梯旁某號房間裏，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門是照例關着的，這位命相家叫甚麼名字，房門上掛着的那塊玻璃框子的招牌上寫着甚麼，我雖在出去回來的時候，必須經過那門前，卻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傍晚，我從外邊回來，剛走完樓梯，見有一個着洋服的青年從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門半開，命相家立在門內點頭相送叫「再會！」

那聲音很耳熟，急把腳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劉子歧。

「呀！子歧！」我不禁叫了出來。

「呀！久違了。你也在這裏嗎？」他喫了一驚，把門開大了讓我進去。我重新去看門

口的招牌，見上面寫着「青田劉知機星命談相」等等文字。

「哦！劉子岐一變而爲劉知機。十年不見，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甚麼一會事？」我急問。

「說來話長。要喫飯，沒有法子。你仍在寫東西嗎？教師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難得，會在這裏碰到。不瞞你說，我喫這碗飯已有七八年了，自從那年和你一同離開××中學以後，就飄泊了好幾處地方，這裏一學期，那裏一學期，不得安定，也曾掛了斜皮帶革過命，可是終於生活不過去。你知道，我原是一隻三腳貓，以後就以賣卜混飯了。最初在上海掛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

「在上海住過四五年？爲什麼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談及呢？」我問。

「我改了名字，大家當然無從知道了。朋友們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喫了這口江湖飯，也無顏去找他們，如果今日你不碰巧看到我，你會知道劉知機就是我嗎？」

我有許多事情想問，不知從何說起。忽然門開了，進來的是二位顧客。一個是戴呢帽穿長袍的，一個是着中山裝的，年紀都未滿三十歲。劉子岐——劉知機丟開了我，滿面春風地立起身來迎上前去，儼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間號數告訴了他，約他暢談。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

十年前的中學教師，居然會賣卜？顧客居然不少，而且大都是青年知識階級中人？感慨與疑問亂雲似地在我胸中紛紛疊起。等了許久，劉知機老是不來，叫茶房去問，回說房中尙有好幾個顧客，空了就來。

「對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劉知機來已是黃昏時候了。「難得碰面，大家出去敘敘。」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覓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大家把酒暢談。

「生意似很不錯呢。」我打動他說。

「呃，這幾天是特別的。第一種原因，聽說有幾個部長要更動了，部長一更動，人員

也當然有變動。你看，××飯店不是各人很擠嗎？第二種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學的畢業生都要謀出路，所以我們的生意特別好。」

「命相學當真可憑嗎？」

「當然不能說一定可憑。不過在現今樣的社會上，命相之說，尙不能說全不足信。你想，一個機關中，當科長的，能力是否一定勝過科員？當次長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長？舉一例說，我們從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學力人品，平心而論，遠過於他，革命的功蹟，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還不過一個××部的祕書，還有，一班畢業生數十人之中，有的成績並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績很好，卻無人過問。這種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該用甚麼方法說明呢？有人說，現今喫飯全靠八行書。這在我們命相學上就叫『遇貴人』。又有人挖苦現在貴人的親親相阿，說是生殖器的聯系。這簡直是窮通由於先天，證明『命』的的確確是有的了。」劉知機玩世不恭地說。

「這樣說來，你們的職業實實在在有着社會的基礎的。哈哈。」

「到了總理的考試制度真正實行了以後，命相也許不能再成為職業，至於現在是，有需要，有供給，仍是堂堂皇皇的喫飯職業，命相家的身分決不比教師低下，我預備把這碗江湖飯吃下去哩。」

「你的營業項目有幾種？」

「命，相，風水，合婚擇日，甚麼都幹。風水與合婚擇日，近來已不行了。風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澤及於子孫。現今一般人的心理，顧自身，顧目前，都來不及，那有餘閒顧到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事呢？至於合婚擇日，生意也清。歷登男女間盛行戀愛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無須『擇』了。只有命相兩項，現在仍有生意。因為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尋機會，出路與機會的條件，不一定是資格與能力，實際全靠碰運氣。任憑大家口口聲聲喊『打破迷信』，到了無聊之極的時候，也會瞞了人在幾塊錢來請教我們。在上海，顧客大半是商人，他們所問是財氣，在南京，顧客大半是『同志』與學校畢業生，他們所問的是官運。老實說，都無非爲了要喫飯，唯其大家要想吃飯，我們也就有飯可喫了。哈

哈……」劉知機滔滔地說，酒已半釀了，自負之外又帶感慨。

「你對於這些可憐的顧客，怎樣對付他們？有甚麼有益的指導呢？」

「還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調來敷衍！我只是依照古箴，書上怎麼說，就怎麼說。準不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顧客也並不打緊，他們的到我這裏來，等於出錢去買香檳票，着了原高興，不着也不至於跳河上吊的。我對他說『就快交運，』『向西北方走，』『將來官至部長，』是給他一種希望。人沒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我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裏來，花一二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在這一點上，我們命相家敢自任爲救苦救難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現在的中國社會可以這樣說。」話愈說愈痛切，神情也愈激昂了。

他的話饒諷刺又刺激，我聽了只是和他相對苦笑，對了這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不知再提出甚麼話頭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談 喫

說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腦中浮起的是喫。回憶幼時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過年，等到過年將屆，就樂不可支。因為過年的時候，有種種樂趣，第一是喫的東西多。

中國人是全世界善喫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辦喫場，女主人即入廚雜酒漿，客人則坐在客堂裏口磕瓜子，耳聽碗盞刀俎的聲響，等候喫飯。喫完了飯，大事已畢。客人拔起步來說「叨擾」主人說「沒有甚麼好待你」，有的還有苦留：「喫了點心去，」「喫了夜飯去。」

遇到婚喪，慶弔只是虛文，果腹倒是實在。排場大的大喫七日五日，小的大喫三日一日。早飯，午飯，點心，夜飯，夜點心，喫了一頓又一頓，吃得來不亦樂乎，真是酒可爲池，肉可成林。

過年了，輪流喫年飯，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來拜去，講喫局。端午要喫，中秋要

喫，生日要喫，朋友相會要喫，相別要喫。只要取得出名詞，就非喫不可，而且一喫就了事，此外不必別有甚麼。

小孩子於三頓飯以外，每日好幾次地向母親討銅板，買食喫。普通學生最大的消費，不是學費，不是書籍費，乃是喫的用途。成人對於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饋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與沽酒，市脯，與割不正，」聖人不喫。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賢人就可以用妻。家裏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驕人。古來許多名士至於費盡苦心，別出心裁，考案出好幾部特別的食譜來。

不但活着要喫，死了仍要喫，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滿足了，而中國的鬼，仍依舊非喫不可。死後的飯碗，也和活時的同樣重要，或者還更重要。普通人爲了死後的所謂「血食」，不辭廣蓄姬妾，豫置良田。道學家爲了死後的冷豬肉，不辭假仁假義，拘束一世。朱竹垞甯不喫冷豬肉，不肯從其詩集中刪去風懷二百韻的豔詩，至今猶傳爲難得的美談，足見冷豬肉犧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喫，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連沒嘴巴的山川也要喫，天地也要吃。有的但吃豬頭，有的要吃全豬，有的是專喫羊的，有的是專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部詳有規定，一查就可知道。較之於他民族的對神只作禮拜，他民族的神，還是唯心，中國的神，還是唯物，似乎都是主張馬克思學說的。

梅村的詩道：「十家三酒店」，街市裏最多的是食物鋪。俗語說，「開門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煩的不是教育或是甚麼，乃是料理食物。學校裏最難處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進，乃是飯廳風潮。

俗語說得好，只有「兩脚的爺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喫。」中國人吃的範圍之廣，真可使國人爲之吃驚。中國人於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還吃着他國人所不吃的珍饈：喫西瓜的實，喫鯊魚的鰭，吃燕子的巢，吃狗，吃烏龜，吃蛇，吃狸貓，吃癩蝦蟆，吃癩頭龜，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從人身上取得的東西。如果能夠，怕連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來管管哩。

至於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烤，有燉，有蒸，有滷，有炸，有燴，有燻，有醉，有炙，有溜，有炒，有拌，真真一言難盡。古來儘有許多做菜的名廚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樣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們之中有的並昇到高位，老老實實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國有一件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這並不是歷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衆，軍隊之多，戰爭之頻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國的看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說，中國人有三把刀爲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廚刀。

不見到喜慶人家掛着的福祿壽三星圖嗎？福祿壽是中國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畫上的排列是祿居中央，右是福，壽居左。祿也者，拆穿了說，就是吃的東西。老子也曾說過：「虛其心實其腹」「聖人爲腹不爲目」。吃最要緊，其他可以不問。「嫖賭吃嗜」之中，普通人皆認吃最實惠。所謂「藉威風，吃受用，賭對沖，嫖全空」，甚麼都假，只有吃在肚裏是真的。

喫的重要，更可於國人所用的言語上證之。在中國，吃字的意義特別複雜，甚麼都會

帶了「喫」字來說。被人欺負曰「吃虧」，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鵝肉」，訴訟曰「吃官司」，中鎗彈曰「吃衛生丸」，此外還有甚麼「吃生沽」「吃排頭」等等。相見的寒暄，他民族說「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國人則說「吃了早飯沒有？」「吃了中飯沒有？」「吃了夜飯沒有？」對於職業，普通也用吃字來表示，營甚麼職就叫做吃甚麼飯。「吃賭飯」，「吃堂子飯」，「吃洋行飯」，「吃教書飯」，諸如此類，不必說了。甚至對於應以信仰為本的宗教者，應以保衛國家為職志的軍士，也都加吃字於上。在中國，教徒不稱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穌教的」，從軍的不稱軍人，叫做「吃糧的」，最近還加了甚麼「吃黨飯」「吃三民主義」的許多新名詞。

衣食住行為生活四要素，人類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義如此複雜，吃的要求如此鮮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煩，吃的範圍如此廣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無別事也者，求之於全世界，這只怕中國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吃上，卻分毫不馬虎

。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遠高於其餘一切，很不調和。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

佛家說六道輪迴，把衆生分爲天，人，修羅，畜生，地獄，餓鬼六道。如果我們相信這話，那末中國民族是否都從餓鬼道投胎而來，真是一個疑問。

聞歌有感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四來忙，打份孩兒進書房；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妝；七來忙，討個媳婦成成雙；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裝；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十來忙，一雙空手見閻王。」

十一歲的阿吉和六歲的阿滿又在唱這俗謠了。阿滿有時弄錯了順序，阿吉給伊訂正。妻坐在旁邊也陪着伊們唱。一聲拍着阿滿，誘伊睡熟。

這俗語是我近來在伊門口上時常聽到的，每次惆悵，特別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悵更甚。據說，把這俗語輸入到我家來的，是前年一個老寡婦的女傭。那女傭的從何處聽來，是不得而知了。

幾年前，我讀了莫泊桑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經過，感到不可言說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的一個女子，從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裏去。因了時勢和國土，其內容也許有若干的不同，但總逃不出那自然替伊們預先設好了平板的鑄型一步。怪不得賈寶玉在姊妹嫁人的時候要哭了！

一生現在早已不讀，并且連書也已散失不在手頭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潛存在我心裏，每於見到將結婚或是結婚了的女子，將有兒女或是已有兒女的女子，總不覺要部分地復活。特別地每次聽到這俗語的時候，竟要全體復活起來，這俗語竟是中國女性的「一生」！是中國女性「一生」的鑄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親，已和一般女性一樣都規規矩矩地忙了一生，經過了這些平板的

階級，陷到死的口裏去了，只忙了前幾段，以二十七歲的年紀，從第五段一直跳過到第十段，見閻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這方向走着！再過幾年，眼見得現在唱這歌的阿吉和阿滿也要鑽入這鑄型去！

記得有一次，我那氣概不可一世的從妹對我大發揮其畢生志願時，我冷笑了說：

「別做夢罷！你們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從妹那時對於我的憤怒，至今還記得。後來伊結婚了，再後來，眼見伊一步一步地踏上這階段去！什麼「經濟獨立」，「出洋求學」等等，在現在的伊，也已如春夢浮雲，一過便無痕跡。我每見了伊那種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幾乎要忍不住下淚，可是伊卻反不覺甚麼。原來「家」的鐵籠，已把伊的野性馴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勒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過反對這桎梏的精神。蘇特曼在故鄉中也曾情了瑪格娜的一生，描寫過不甘被這鐵籠所牢縛的野性。無論世間難得有這許多的海得、瑪格娜樣的新婦女，即使個個都是，結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會看來